石洲詩話

石洲詩話卷第五

大興　翁方綱

遺山撰錄中州集云國初文士如宇文太學蔡丞相吳深州之等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然皆宋儒難以國初文派論之故斷自正甫為正傳之宗党竹溪次之禮部閑閑公又次之遺山之論如此而顧俠君乃以遺山入元詩何耶

朱諫議之才和東坡跋周昉欠伸美人用漢宮李夫人轉面不顧事頗精全篇合看尚非高作耳

朱葭州自牧句云寒天展碧供飛鳥落日留紅與斷霞

頗工
党承旨粉紅雙頭牡丹詩不為高作
屏山李先生純甫赤壁風月笛圖一詩即遺山赤壁圖
所本
照了居士王彧和二宋落花詩頗傖劣
遺山舉李長源佳句如洛陽才子懷三策之類凡數聯
阮亭則於中獨舉烟波蒼蒼孟津戍旌旗歷歷河陽城
一聯愚謂長源懷淮陰詩渭水波濤喧隴阪散關形勢
軋與元氣格亦不減古人也大約以幽并慷慨之氣出
之非盡追摹格調而成

遺山金亡不仕著壬辰之編撰中州之詩掩淚空山殫心野史此豈可以元人目之顧俠君選元百家詩做欲自附於中州集知人論世之大義而開卷先錯謬如此何說也

當日程學盛於南蘇學盛於北如蔡松年趙秉文之屬蓋皆蘇氏之支流餘裔遺山崛起党趙之後器識超拔始不盡為蘇氏餘波沾沾一得是以開啓百年後文士之脉則以有元一代之文自先生倡導未為不可第以入元人則不可耳

遺山以五言為雅正蓋其體氣較放翁淳靜然其鬱勃

之氣終不可掩所以急發不及入細仍是平放處多耳

但較放翁則已多渟蓄矣

遺山五古每疊一韻以振其勢微與其七古相類恭肌

理稍踈而秀色清揚却自露出本色耳

五言詩自蘇黃而後放翁已不能脚踏實地居此後者

欲復以平正自然上追古人其誰信之雖以遺山秀筆

而執柯睨視未之審也甚矣取逕之難也

遺山七言歌行眞有牢籠百代之意而却亦自有間筆

對筆又攙抑以平調之筆又哭兀以疊韻之筆此固有

陸務觀所不能到者矣

遺山七古詞平則求之於氣格平則求之於調合觀金源一代之詩劉無黨之秀拔李長源之俊爽皆與遺山相近而由遺山之心推之則所奉爲一代文宗如歐陽六一者趙閑閑也所奉爲一代詩宗如杜陵野老者辛敬之也至於遺山所自處則似乎在東坡而東坡又若不足盡之蓋所謂乾坤清氣隱隱自負居然有集大成之想

梁園春五首可與西園詩相印證

遺山樂府有似太白者而非太白也有似昌谷者而非昌谷也

切響浮聲發巧深一篇蓋以縛于聲律者未必皆合天
機也然音節配對如雙聲疊韻之類皆天地自然之理
亦未可以巧字概抹之
論詩絶句奇外無奇金人洪爐二篇即先生自任之旨
也此三十首已開阮亭神韻二字之端矣但未說出耳
梁園春續小娘歌雪香亭雜詠皆關係金源史事與遺
山心事
顧俠君所選元詩凡三集漁洋竹垞並稱述之然漁洋
所稱只初集之百家而已或後兩集漁洋未及見耶
李莊靖詩肌理亦粗說者乃合韓蘇黃王以許之殊爲

過當

爾時蘇學盛於北金人之尊蘇不獨文也所以士大夫無不沾丐一得然大約于氣概用事未能深入底蘊遺山雖較之東坡亦自不免肌理稍麤然其秀骨天成自是出羣之姿若無其秀骨而但于氣概求之則亦末矣

顧俠君謂元人用韻頗有淆譌而入聲尤甚或以北方土語混入古音或以閩越方言謬稱通用如庚青蒸與真文韻同押再如魚虞與支齊同押此豈非變而太過者然其來已久矣若劉静修桃源行漁舟載人人間世

却悔桃花露蹤跡此則竟是北方土音之偶相似者未及檢審耳然竊疑遺山虞坂行孫陽騏驥不並世句亦是如此此雖上已有韻而以文勢論之此句似疊一韻者耳

靜修全學遺山遺山風力極大而所受則小若靜修之桃源行云小國寡民君所憐賦役多慙負天子則傷於小巧矣

宋人諺云江南若破白鴈來過靜修白鴈行即賦此事也

靜修詩純是遺山架局而不及遺山之雅正似覺加意

酣放而轉有傖氣處卽以調論細按亦微有未合以遺山之天骨開張學之者自應別有化裁如靜修之詩第以雄奇磊落之氣賞之可耳若以詩家上下源流之脈言之殊未入於室也

方虛谷秋晚詩云堂堂陳去非中興以詩鳴又云茶惟陳無已此事獨兼之看其意甚尊兩陳

又云沈宋非不工子昂獨高步畫肉不畫骨乃以帝閑故以此論詩其旨陋矣然末二句可作東坡韓幹馬七古長篇注脚

方虛谷論宋詩如謂宋初諸公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

元之王漢謀爲白體楊劉二宋張乖崖錢僖公丁崖州爲崑體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趙清獻之徒爲晚唐體皆是獨以蘇子美與歐陽公稱二難相爲頡頏又謂梅聖俞爲唐體之出類者此則未喻其旨大約虛谷之意以西江體最後先諸家於蘇門中獨取張文潛謂自然有唐風別成一宗

西崑之靡弱西江以麤勁反之四靈以淸苦洗之而又太狹淺此馮定遠之言也

虛谷自言七言决不爲許渾體妄希黃陳老杜力不逮則退爲白樂天及張文潛體五言慕後山苦心久矣亦

多退爲平易葢其職志如此

龔帥初詩寒起松鳴屋吟圓月上身老樹背風深拓地野雲依海細分天鄉山雲淡龍移入湖市春寒鶴下遲皆佳句也又如甃塹水温初荇菜粉牆風細欲梨花六橋水暖初楊柳三竺山深未杜鵑此二聯句法亦新

耶律文正詩阮亭評爲質率池北偶談摘其從軍西域數詩以爲頗存風味今統觀之大約總不出乎質率

蘇子卿上林鴈足書事乃詭言以動單于非實有其事也至元郝伯常使宋被留於眞州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

天子援弓繳射海孤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
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眞州忠勇軍營新
館是時南北隔絶不知中統之爲至元也中統十五年即至元十一
年也明年乙亥四月奉使還
郝伯常唐十臣像歌每人四句平板質無義味
子昂云作詩用虛字殊不佳中兩聯填滿方好以此力
矯時獘此言雖近于有意然初學正不可不知
趙子昂東陽八詠樓詩頗有風致
袁伯長才氣在趙子昂之上
伯長上京雜咏叙次風土極工不減唐人

馬伯庸詩亦極展才氣然較之袁伯長覺遜幅稍單弱矣

漁洋謂仲章境地未能深造歌行間工發端而鬱於邊幅視同時虞伯生范德機亦諸侯之附庸也今觀其詩才又在馬伯庸之下子闕泰有阮齋集父子相繼著述並傳亦盛事也

張中丞養浩贈劉仲遠一詩七古至六十八韻然殊平漫

許有孚冷然臺雪用東坡聚星堂韻之作並非禁體詩亦不工

有宋南渡以後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其一時才人

後輩或未能深入古人腠理而一二老師宿儒之傳精義微言專在講學又與文家之妙非可同條而語至如南宋諸公之學尤在精于考證如鄭漁仲馬貴與以逮王深寧源遠流長百年間亦須有所付受入元之代雖碩儒輩出而菁華醞釀合美爲難虞文靖公承故相之世家本草廬之理學習朝廷之故事擇文章之雅言蓋自北宋歐蘇以後老于文學者定推此一人不特與一時文士爭長也

道園兼有六朝人醞藉而全於含味不露中出之所以其境高不可及（昔有少陵愛何遜太白似陰鏗之句實亦自道）

虞伯生七律清深自王荊公以後無其匹敵

虞伯生竹枝歌不減劉夢得

伯生七古高妙深渾所不待言至其五古於含蓄中吐深韻乃王龍標杜牧之以後所未見也

至治天歷之間館閣諸公如虞伯生袁伯長王繼學馬伯庸每多唱和如代祀西嶽上京雜咏之類

田汝成西湖志餘所載順帝即位時馬尾縫眼由是兩目喪明之事顧氏但據史寧宗殂時曾召入議政謝病歸以證其誣然為此說者第因文靖晚年目疾而傅會耳予前年得宋宣和畫猫卷有文靖題云御筆製猫毛

毬奇畫師雖巧亦難齊中原麟鳳知多少未得君王一品題至正五年夏仙井虞集杈至正五年文靖已七十四矣筆勢尤蒼逸信乎前說之誣也

文靖有一筆可當人數十筆處而又于風流醞藉得之並不枯直

楊仲宏詩骨力既孱格調復平設色賦韻亦未能免俗不解何以與虞齊名

仲宏格力尚在袁伯長馬伯庸之下乃檝崖西湖竹枝序云我朝詞人能變宋季之陋者稱仲宏爲首而范虞次之此眞不可解也

文白詩頗有格調亦不能深人此事有格調則可以支架矣亦較楊仲宏稍雅

仲宏覺有盛氣故有百戰健兒之稱德機純就格調故有唐臨晉帖之目然而德機之格調亦自不能堅實與仲宏之盛氣等耳

揭曼碩曉出順承門有懷太虛五言四句全襲古詩只改東門爲南門其餘不易一字此眞不可解也

虞伯生嘗謂揭曼碩詩如三日新婦已詩如漢廷老吏揭聞之不悅故憶昨詩有學士詩成每自誇之句虞得詩謂門人曰揭公才力竭矣因答以詩云故人不肯宿

山家夜半驅車踏月華寄語傍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并題其後云今日新婦老矣按揭曼碩詩格調固自不乏然亦不能深入雖間有秀色而亦不爲新豔不知所謂三日新婦與美女簪花者何以目也

總之楊范揭三家不應與虞齊名其所以齊名者或以袁伯常馬伯庸輩才雖太縱轉不若此三人之矜持格調者謂可以紹古乎然以格調論之范稍雅飭揭稍有致楊則平平皆非可語於道園之學古也

黃文獻爲有元制作大手其詩亦具風骨而入之不深放之不大若比楊仲宏則固勝之遠矣此究是讀書人

詩也只不能超然脫化耳

以詩格論之黃文獻應在袁馬之次

柳道傳觀趙使君所藏書畫古器物詩太平直無節族變化試以楊都官三館書畫詩比之則優劣見矣

柳道傳詩有矩矱亦未能含蓄變化聲調亦不能開拓大抵黃晉卿伯仲間耳

歐陽原功詩所傳雖不甚多而精神亦少又在黃柳之次蘊學有本原詞自規矩初非必專精於詩也

薩天錫白翎雀一首學虞伯生作可謂點金成鐵

薩雁門京城春暮七律太像小杜雁門詩多如此者然

似此轉非善學小杜不過大致似之耳

天錫雀鎮阻風云南人北人俱上塚桃花杏花開滿城此是自然風致

天錫七律故不深入然其才情有餘則亦有詞到而氣格俱到者矣

鴈門自有才情然句法有太似前人者則以其中未嘗深入故耳

鴈門風流跌宕可謂才人之筆使生許渾趙嘏間與之聯鑣並馳有過之無不及也

王子宣宮詞云南風吹斷采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

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月明多王龍標杜樊川之流亞也然昔人論此篇却謂不及薩天錫之作天錫云清夜宮車出建章紫衣小隊兩三行石闌干外銀燈過照見芙蓉葉上霜此則才人之極筆矣愚謂卽此二詩而元明兩代與唐人離合遠近之故已自判然不待拈諸大篇而後知也

薩天錫詩宮詞絕句第一五律次之七古七律又次之五古又次之再加含蓄深厚杜牧之不是過也

顧秀野元百家詩體裁潔淨勝于吳孟舉宋詩鈔遠矣猶嫌未盡審別雅俗耳如關係史事及可備考證者自

不應概以文詞工拙相繩若其言懷叙景之作自當就
各家各體從其所長而去其所短一人有一人之菁華
豈必一例編載陳陳相因哉
宋子虛七言樂府諸篇馮海粟所極賞者藻力雖極横
逸然不無矯强處非薩鴈門天然清麗可比似未可概
以古錦囊中語目之
宋子虛李翰林墓詩承恩金馬詔失意玉環詞雖太白
復生亦當激賞
子虛春別云楊柳昏黄晚西月梨花明白夜東風可謂
清新未經人道

西湖酒家壁畫枯木云拗怒風雷龍虎氣盤攫造化乾坤力造化乾坤復見何中可乎

宋子虛詩題中稱唐元宗爲李三郎此小說口角烏可以入詩哉元人文字所以漸流於曲子也

宋子虛西湖詩云戀著銷金鍋子援龍沙忘了兩宮寒語雖直致可當宋詩史

宋子虛踦嶔集塚古諸作甚塵陋題龔翠巖中山出遊圖七古亦劣

張蛻菴范寬山水一首中忽插九言一句似未盡叶云人如宋子虛之類才氣非不豪縱然其音節未必皆天

然合拍者也

張仲舉不爲李羅帖木兒草詔自誓一詩足表千古矣

蛻菴小遊仙詞八首勝於曹堯賓

蛻菴才調富有兼以宕逸之氣出之阮亭先生稱其有法度（阮亭所見乃洪武三年錫山郎玹鈔本凡四卷稱書法妍妙逼眞倪遺敘經此本秀野當未見也）

楊廉夫序玩齋集論元一代之詩有郝元初變未拔於宋范楊再變未幾于唐之語此似以遺山入元詩然第一時稱述之詞從流溯源之論耳未可以爲據也

當時之論以虞楊范揭齊名或者又以子昂入之稱虞楊趙范揭楊廉夫序貢師泰玩齋集又稱延祐泰定之

際虞揭馬宋下顧大歷與元祐上踰六朝而薄風雅金華戴叔能序陳學士基夷白齋集云我朝自天歷以來以文章擅名海內者並稱虞揭柳黃鐵崖又序郯九成曰虞詩爲宗趙范揭馬陳揭劇之此言是矣而不及乾伯長由此觀之可見諸公齊名元無一定之稱楊范揭與馬宋等耳皆非虞之匹趙子昂亦馬伯庸伯仲黃柳雖皆著作手而以詩論之亦不敵虞爾時論者必援虞以重其名耳

貢玩齋黃河行七古中間及結處忽然疊下騷句又揷以四言似于音節太硬昔阮亭嘗以雜言長句爲英雄欺人然亦看上下音節何如耳

玩齋題韓晛移居圖詩清句有節元人七古多濃鋪金粉似此者正不可多得

玩齋學圃吟七古長篇中水菘山芥菠薐苽云云一連排蔬果名目至十句之多亦前人所未有也

玩齋力清勁而韻深秀又非橫逞才氣者可比

玩齋題蘇子瞻像詩甚奇其題淵明小像云呼童檢點門前柳莫放飛花過石頭則細意之作也一作袁敬所詩恐誤蓋敬所嘗書此詩耳

玩齋西湖竹枝亦工

張蛻菴貢玩齋皆元末大家玩齋元亡隱吳淞江上其

才致清逸殆不讓鴈門

前輩有一篇名作後人多效之如虞道園白翎雀迺易之京城燕詩效之薩天錫又效之

易之金臺集風格勉秀多有關風化之言不苟爲炳炳烺烺者也

蛻菴玩齋易之諸什皆具有風骨非漫爲彩色者置諸馬伯庸揭曼碩諸公間正自未肯多讓

鹿皮子陳樵寒食詞䋋上火攻山鬼哭霜華夜入桃花粥重湖烟柳高插天猶是咸淳賜火烟語濃意警阮亭謂其有麥秀黍離之痛

陳居采詩學溫李而有清奇之氣

謝宗可詠物詩凡百篇題旣皆出雕鐫詩亦刻意纎巧大率有形無神所謂麗而無骨者也然亦不能十分綺麗以其都是平鋪耳

吳淵穎泰山高仿歐公廬山高也奇氣似欲駕出其上韓文公云横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評孟東野却不甚肖若以評吳淵穎却肖也淵穎詩奇情異彩都從生硬斫出又以自已胸中鎔經鑄史之氣而驅使一時才俊之字句卓然豪宕凌厲無前視黄柳諸公不啻倍蓰過之但細按之未免出於有意耳

吳正傳才藻凡弱不能與黃柳相抗又勿論立夫也

歐陽原功叙周衡之此山集云宋金之季詩人宋之習近骫骳金之習尚號呼南北混一之初猶或守其故習今則皆自刮劘而不爲矣世道其日趨于盛矣乎此論特借此山集發之耳

李長吉詞調藻韻故自艷發然至元人不拘何題不拘何人千篇一律千手一律眞是可厭其一二體氣稍弱者亦復效之實無謂也

朱德潤德政碑無祿員詩詩亦香山秦中吟之遺意而語益切至使聞者足以戒此皆有用之文也

長沙陳志同歌行如趙子昂畫馬歌朔方歌萬里行諸篇嶔嵜磊落在元人諸名家中卓然有風骨不徒以金粉競麗者昔漁洋先生從人借宋元人詩集數十種獨手鈔所安遺稾一卷莨是具眼又先生居易錄云陳泰志同歌行馳騁筆力有太白之風在元人諸名家中當居道園之下諸公之上而名不甚著豈名位卑耶今觀其詩加萬里行之類實有似太白處然合一卷通看之似尚未可遽躋諸道園之次合看其一二近體即知之矣若較楊仲宏輩則固勝之耳至顧秀野乃以清婉評之則殊屬遠戾此直似不知詩者之言

杜清碧郎撰宋末遺民詩谷音者漁洋先生評其自作殊庸膚無足採者也清碧嘗自謂得楊仲宏詩法

余忠宣五言卓有風骨非同時諸家所可及此與陳龍泉泰七言並常拔萃者也

歐公廬山高用江韻尚可若胡儆軒海棠給四江韻一篇則幾于有韻無詩矣

周伯溫天馬行詠至正二年壬午七月西域拂郎國獻馬詩語頗得應制之體陸河南仁亦有歌極爲楊鐵崖所稱然平板無生氣較伯溫作遜之遠矣

張思廉詠史諸樂府皆不如代魏徵田舍翁詞一篇

張思廉鶯才絕豔然純是雄冠劍佩氣象殆天所以位
置斯人故不爲春容和鳴耳

鐵崖湖龍姑曲全與張思廉作相同中只換數字豈改

而存之未暇芟去耶

禽言亦樂府竹枝之一類也然廉夫禽言亦自不能出

奇盎禽言達意元不能出奇郎都官泥滑滑一首亦只

神韻佳耳

廉夫自負五言小樂府在七言絕句之上然七言竹枝

諸篇當與小樂府俱爲絕唱劉夢得以後罕有倫比而

竹枝尤妙至于七言長篇則張思廉亦有之仍是從李

長吉打出耳

楊廉夫詩夜半酒醒呼阿吉吉字注平聲此與日下舊聞所載賣驢劵中語同小宋何以獨譏之

漫興七首序云學杜者必先得其情性語言而後可得其情性語言必自漫興始朱竹垞嘗譏其不知與字本爲與字之訛然姑無論此即以學杜而論亦豈可先自此等絕句入手此廉夫自文其弔詭之習而援儒入墨之論也○若以此此爲學杜入逕則必專以江上尋花風雨看落花等詩爲職志此種在杜公原自有大處而專目此爲杜公之情性語言所在則謬矣所謂情性猶言脾氣非性情之

謂也杜詩原有此二字

竹枝本近鄙俚杜公雖無竹枝而夔州歌之類卽開其端然其吞吐之大則非但語竹枝者所敢望也劉夢得風力遒不能躋杜韓而惟竹枝最工可見其另爲一調矣虞伯生竟以淸遒得之楊廉夫乃以浮艷得之非可以一概與杜論也

編錄竹枝竟須以劉虞楊三家爲主

楊之妙處自不可掩而其他詩之靡亦不可掩

小游仙以廉夫之艷彩爲之自有奇情迥非唐人之濫可比

鐵崖毘陵行結處以兩句疊作收場此從來所未有也玉山主人云所謂嬉春體即老杜以江上誰家桃李枝春寒細雨出疎籬為新體也先生謂詩人多為宋體所梏故作此體變之云廉夫嬉春體七律一云賦俏唐體遺錢塘詩人學杜者此猶之漫興七首意也杜公七律中似此者自言效吳體戲為俳偕體在杜律中拗平仄者已是變體此則杜公之變而又變者廉夫乃持以此告當世之學杜者豈非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哉此種在杜公已屬俳偕而在廉夫集內則倘算拘謹者矣固無怪其自負為去杜不遠耳玉山與鐵崖情迹敦密此

言必親受之但不知所謂以此體變宋體之所likely者是
何機括元音靡弱正是太趨長吉一派而中少骨力耳
南宋之弱又與元之靡弱不同烏可以宋體為詞說
楊廉夫自命學杜正如老旦扮外上場道白時露情態
廉夫於元末時事洞在胸中而沉酣聲伎此達人之識
不待吟老客婦也觀其在張士誠席上一絕足見一班
矣此詩在廉夫集中卻屬去杜不遠正不必其摹杜之
詞也
張光弼白翎雀歌竹垞取入明詩綜亦是清直之作非
可與道園詩同論但舉以證題作本事詩可耳

張光弼酒間爲瞿宗吉誦其歌風臺詩以界尺擊案淵淵作金石聲然此詩只起二句豪邁稱題以下亦不能酣恣也

張光弼之詩竹垞謂其派出西崑未免過于濃縟然其筆勢却自平直

詩固不妨淺滑然雲林則未能免俗

元人之綺麗恨其但以淺直出之耳此所以氣格不逮前人也

周石初霆震序張梅間集曰近時談者糠粃前聞或冠以虞邵菴之序而名唐音有所謂始音正始遺響者盍

郊賈島姚合李賀悉在所黜或託范德機之名選少陵集止取三百十一篇以求合於夫子删詩之數承譌踵謬轉相迷惑而不自知蓋石初持論耿介不苟隨時者也

石初多亂離紀事之作有關史事

王梧溪夜何長三疊蓋寓亂極思治之意不減窮越扣角歌

王梧溪白翎雀引亦主石德閭而其詞該括有元一代興亡之事其旨則詩無題後詩云莫識白翎終曲語蛟龍雲雨發無時可以相證也

王原吉才力富健而抑揚頓挫不盡如元人概塗金粉至此而元人之境與宋人之境歸於一矣

華彥淸幼武詩竹垞評其淺易其義兵行一篇雖從兵車行脫出而質直潔淨尙不同吞襲詞子

丁鶴年題鳳浦方氏梧竹軒七律時作者俱爲歛衽然末句共負奇才似乎再一含蓄更妙

鶴年齧血葬母忠孝性成其感夢遷葬諸什悲痛沉鬱與鄉淸明一律直到杜公

顧仲瑛次鐵崖天寶宮詞韻云韓虢並騎官廐馬醉攬丞相蹹堤沙可謂翻新

仲瑛小詩極揎風致竹枝囿頡頏鐵雅題畫亦足配雲林

崑山亭館三十六處鐵崖吳詠所謂三十六橋明月夜姑蘇城裏有瑕花也按仲瑛有二妓曰小瑤花南枝秀其花游曲所謂瑤花趂作回風杯盞亦指此

顧仲瑛玉山璞藁雖皆一時飛觴按拍豪興吐屬然自具清奇之氣其一段遐情逸韻飄飄欲仙乃有楊鐵崖所不能到者

張伯雨竹枝詞黃土築牆茅蓋屋門前一樹紫荆花漁洋所極推賞也其西湖竹枝云光堯內禪罷言兵幾番

御舟湖上行東家鄰舍宋大嫂就船猶得進魚羹可備故實○漁洋極賞貞居絕句謂有坡谷遺風

葉靜齋草木子云趙仲穆子昂之子宋秀王後裔能作蘭木竹石道士張伯雨題其畫蘭云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徧天涯仲穆見而愧之遂不復作然王孫之怨以諷子昂可耳又以諷仲穆則太紛紛矣

張伯雨方外畸人其遊仙詞特爲奇麗金相蔡松年跋東坡墨蹟所云醉矣謝歌靈音相答皆九霞空洞中語後復有神遊八表者傳誦而來洗空萬古俗氣數語髣髴遇之

仇山村讀陳去非集云莫道嶴梅曾過主黃花一絶更堪悲其首句云簡齋吟册是吾師句法能參杜拾遺山村之言曰近世集唐詩者以不用事爲第一格少陵無一字無來處衆人固不識也若不用事云者正以文不讀書之過耳蓋其志杜如此其詩則與觀詩集比七言近體三十八首因卷首有王修撰希範大書與觀二字遂以名之後有石嵓民蹻跋稱其手書筆筆無俗意他日貴游子弟捐一石刻之使吾黨皆得異本以刊日散懐亦一奇事此本卽漁洋所謂格調靡靡遠在趙子昂下者也閻氏園池春日田園雜興遊石室洞三首漁洋

稱其差可觀亦皆淺淺耳又漁洋所稱輓陸右丞甘抱白日沒不知滄海深二句實警策語也

仇白朱末齊名皆有小致耳論者乃等諸元初之歐虞過矣

龔子敬璛詠史有文若縱存猶九錫孔明雖死亦三分之句爲時傳誦其詠岳王孫縣尉復栖霞墓田七律甚有風格

楊文憲奐錄汴梁宮人語十九首即宮詞之遺意而裁作五言爲小變矣文憲又嘗作汴故宮記

七言歌行以極長之句雜以騷體中標三言四言皆所

不難獨中間插入七言整句一聯則頗難合柏雖以歐公廬山高倘未免以氣勝壓人也求於此等處柏出正調之七言而從容中節毫無強拗恭洵所罕見所以漁洋極不勸人爲此

陳剛中孚安南即事五律長篇可當安南志畧

孫善之際元之盛一時如范德機高彥敬趙子昂鮮于伯機輩皆相與往來其詩亦名重一時而今觀之殊多膚率

善之集中題畫詩極多想一時所接皆勝流鑒藏家也而其詩皆不足觀

高房山小詩有勝於雲林處

盧彥威亘讀王維夷門歌雖意在懷古而語頗直率序云用其意作歌續其後不知所謂用其意者用其何意也

任松鄉士林題翰墨十八輩封爵圖用事頗巧于紫巖以李長吉金銅仙人辭漢歌未能達意因作後歌以廣之此所謂畫蛇添足

山園花柳春風地水浸樓臺夜月天此紫巖所足西湖句也雖平正而尙雅然西湖詩以樓臺對花柳不嫌稍熟乎

傅汝礪詩有格調其用小謝體詩神貌俱似劍門圖一首直用杜韻却無出路

虞公極賞傅若金古松圖歌由是名動京師然末句仍回到首句之意未免味薄雖多一韻以唱嘆出之然此句似不必叠韻也

渾沌石行賦武侯八陣磧中小石也其詩仿少陵古栢行此固不爲化境然與李景文一輩不同至於題劉伯希古木雙劍圖歌之類則眞得杜意宜乎漁洋謂其歌行得子美一鱗片甲也

送鄧朝陽歸赴分寧州杉市巡檢詩末句云我有家君

欲寄將此上三下四句法自韓公以後人罕爲之然與礪筆雖清勁而與韓派法自殊似未叶合

傅與礪歌行之學杜自後山簡齋不及也然尙恨未能出脫變化此亦邊幅之隘難以相强者也

宋誠夫本大都人至治元年廷試第一人其殿試詩云扶搖九萬風斯下禮樂三千日未斜此眞狀元語也

誠夫大都雜詩亦學樊川可與薩雁門雁行

歐陽元功謂宋顯夫詩務去陳言雖大堤之謠出塞之曲時或馳騁乎江文通劉越石之間而燕人凌雲不羈之氣慷慨赴節之音一轉而爲淸新秀偉之作齊魯老

生不能及也此可參證吾北平人詩脈

宋顯夫槩才力在誠夫之下

王繼學題蘭亭定武本五古以周成顧命垂戈爲比其意竟以定武爲昭陵玉匣之本上石者矣詩不佳

繼學行路難二首調諧詞達

繼學竹枝本濼陽所作山川風景雖與南國異而竹枝之聲則無不同鐵崖西湖竹枝詞序云爾

元時如傅與礪之似杜李溉之之似李皆有格調而無變化未免出于有意耳

鐵崖謂善作琴操然後能作古樂府和余樑者李季和

爲最其次夏大志也今觀李季和和鐵雅𢀓山操誠爲

近古體金作曲作有字自不稱

五峯五古喜言仙家事

五峯鐵𥳑歌具區下浸三萬六千頃之白銀浪洞庭上

立七十二朶之靑瑤岑下一句調不合須添一字

李季和詩非一調大約本之詩騷亦有似佛偈者道錄

者時出叶韻以爲近古頗似英雄欺人

元人專於風調擅場而句每相犯如銀河倒挂青芙蓉

等類之句殆幾于人人集中有之其所謂枕藉膏腴者

不出太白則出長吉此唱彼和搖䑛拊鐸至于千篇一

律會神氣之不辨逕路之不分其亦可厭也已

黄子久嘗終日在荒山亂石叢木深篠中坐意態忽忽毎往泖中通海處看激流轟浪雖風雨驟至水怪悲咤不顧也作詩亦須如此用功乃有得耳

黄清老送海東之雜言古詩竟是邪魔外道

劉詵桂隱集用韻亦多隨手牽就葢元人不甚精研韻學也

丁仲容復題畫馬一篇周旋韓幹畫肉從服韓病瘦說來雖是寄託而無意味

侍郎伯顏子中七哀詩七首臨終之先一夕作仿少陵

七歌調而沉痛鬱結令人不忍卒讀

元時諸畫家詩如雲林大癡仲珪集中多屬題畫之作雲林最有清韻而尚不能刪去金粉至王元章則純是十指清氣霏拂而成如冷泉漱石自成湍激亦復不能中律

竹垞先生本自元人打入其夢遊天台歌起句吾聞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石梁遠挂藤蘿上元郭羲仲天台行云吾聞天台山一萬八千丈固在前矣太白先有天台四萬八千丈之句但非起句耳（李壁王荆公詩注謂太白四萬字誤）又貢南湖送人歸天台云天台山高四萬八千丈大約自

元遺山而降才氣化爲風調逮乎楊廉夫顧仲瑛之屬一唱百和殘膏賸馥一擻一拂幾于人人集中有之即後來西泠雲間諸派風調所沿其源何嘗不出自唐賢詎可以相承相似而廢之耶但撑架視乎筆力而變化能事存乎其人則不能以相强也

郭羲仲紋乃歌詞頗有風調其序亦援杜之夔州歌劉夢得之竹枝蓋竹枝紋乃音節相同也

鐵雅曰人呼老郭爲五十六以其長於七言八句也然其擬杜秋興八首肌理頗麄蓋感事述懷作此八詩自無不可而不當以擬杜秋興爲名耳○看其第一首起

句猶似沿老鐵所論杜詩情性之說未爲知杜者也

元末詩人於七古聲調雜遝中忽用不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世矣又云甚矣吾衰也久矣云云太近隨手漫興且經語尤不宜妄爾闌入

徐舫白鴈詩亦在袁海叟時大本之間末句有寄託而五六爲佳

戴叔能題何監丞藍山水歌一篇凡九句似杜亦太無變化矣

秋興五首亦郭羲仲秋興八首之類而才力更不逮矣其第四首中聯腰字四句一樣亦是一病

昔竹垞嘗譏楊廉夫誤以漫興爲漫興若杜之詠懷古迹五首則是合五首皆是詠古蹟懷古蹟而撮四字爲題也戴叔能越遊稾中乃有咏懷古迹之題則未然舒道原適耕堂詩評者謂極似昌黎殆是以目皮相劉仲修與劉子高宋景濂爲友其詩如余仲揚山水古木幽篁圖之類妙逼古人非元人侈爲富麗者可到也竹垞編之明初與青田青邱諸公相睒發庶其合諸七古仄韻一韻到底若難撑架得住須於出句煞尾一字以上去入三聲配轉與平聲相間用之到撑不住時必以仄字硬撑也

白雲子房命自讀杜詩頗涉直致一流宜其詩似邵堯夫也

雷兌齋讀唐詩鼓吹云不經詩老遺山手誰解披沙揀得金兌齋從遺山遊而其言如此則鼓吹之選信是遺山用意處耶

元初中州文獻推詩專家必以劉靜修與盧疎齋摯爲首虞文靖爲李仲淵源道作詩序亦言五言之道近世幾絶數十年來人稱涿郡盧公故仲淵自序亦屬意盧公也然疎齋五古雖近質雅而不能深造古人

李藍巷溥嘗題息齋李衎墨竹云息齋畫竹雖云規模

與可、蓋其胸中自有悟處故能振迅天眞落筆殊妙簡齋賦墨梅有云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皋余於此公墨竹亦云右一段不獨論畫可以參作詩之法也

南山先生汪珍湖陰曲是效顯道作法而襲其面貌也一虎六龍語殊拙

元人多尙風調宮詞一體推𢈔門爲最若柯敬仲之作亦爾時雅正者矣

宮詞多紀元時故事蓋皆其親承典禮恩澤不比王仲初問說內邊事所以當時推爲得體也

宮詞內如世祖建大內命移沙漠莎草于丹墀示子孫毋忘草地及陳祖宗大札撒以爲訓諸條皆關史事可誦可傳至其後十首內亦有說宮女事蓋亦沿宮詞之體偶及之耳至其和人宮詞又當別論

柯敬仲幹馬圖一首寫肥入妙較東坡更深進一層故非工畫者不能得意至此也

柯敬仲詩本不深而緜邈處時有醞釀殆從畫家清境託來非可以書生章句求也較之王元章則有極淺處較之倪元鎮則有極深處想爾時入侍奎章與虞伯生接近筆札自當別有所得耳元時書畫家之詩以此八

爲第一

顧俠君所舉陳雷佳句如烟郵白屋留孤樹埜水危橋蹋卧槎上句乃一半用杜與下句相對是何句法徒形其支吾耳顧豈未之知耶

潘子素詩以才調勝嘗爲今樂府而絕句多佳如題宋高宗二劉妃圖尤妙

鄭果齋柬題薇廟馬麟撥一首題江貫道平遠圖諸絕句皆佳元人自柯敬仲王元章倪元鎮黃子久吳仲珪每用小詩自題其畫極多佳製此外諸家題畫絕句之佳者指不勝屈盖元人題畫長篇雖多未免限於李長

吉之詞句罕能變轉而絕句境地差小則情思妙語層見疊出易於發露本領如就元人題畫小詩選其尤者彙鈔一編以繼唐人之後發揚風人六義之旨庶有裨乎

鄭幽全采泉齋弟也其子思先合寫爲聯璧集幽全題復古秋山對月圖七絕一首二十八字內乃用焱字二朤字二𡴭字二燚字二森字二衖字二燚字二鱻字二亦太好奇

周履道與高季迪徐幼文結社其詩清逈有逸氣非一時徒事長吉調者可比

許北郭恕俊拔激昂處較之王原吉才力差遜

雲邱道人張簡玉山以陶韋稱之鐵厓以韋柳稱之鐵厓最賞其黟石篇以爲飄飄有凌雲之氣然雲邱之詩在七客寮自雲海間不過才氣稍縮減耳非遂能爲陶韋柳也

元季淮南行省參知政事臨川饒介之分守吳中自號醉樵求諸作己設宴酬欵以詩工拙是坐仲簡之歌最恊意居首席酬黃金十兩次高靑邱白金三斤次張羽來儀比一鎰蓋詩有諷晷不滿怏也張羽靜居集述其事云爾然雲邱此歌不過就醉樵詞頭打合主人耳是

應酬習氣無甚可取

陸河南仁驟體詩句調不盡叶於音節

陸河南夫子去魯圖一篇可謂用意烹鍊末句周旋天下尤其用意鍊筆處也然津則有舟四句俞是幫襯幫襯固不礙而人之材力厚薄見焉矣如昌黎龜山猗蘭諸操是何等魄力

玉山諸客一時多爲鐵厓和花游之曲然獨玉山一篇爲佳恭諸公和作與鐵厓原唱縱極妍麗皆不免傖俗氣耳

漁洋評杜摘記

大興　翁方綱

漁洋評杜摘記

蘱軒漁洋杜詩話一卷不盡評騭語也而外間所傳漁洋評本又多雜以僞作今就海鹽張氏刻本摘記

贈李白　此詩語意原不甚楚楚

方綱竊按此評固謬不待辨說矣然愚所見評杜本則此條是王西樵之筆張刻誤爲漁洋也漁洋幼學詩於西樵或有傳錄頗訛者尙不止此今姑就張刻記出其西樵評本直抹杜詩處極多不能悉舉正矣學者勿惑焉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此首頗近選

按此評亦非漁洋之筆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以上二首並暫如

臨邑詩與公他詩不類當是有意仿北海耳

按此亦西樵評

冬日有懷李白　史尋葯樹傳二語畢竟難通

按此亦西樵評也愚所見漁洋評本則獨圈此聯信

知僞本之不足信矣○以此二句爲難通是乃眞未

通人之語豈有漁洋作此評者乎自此以下皆依愚所藏舊鈔次序不依

張刻

送孔巢父歸江東　結句有深意

按此西樵評

飲中八仙歌　無首無尾章法突兀然非杜之至者

按此亦西樵評也又有無意味于鱗謬選云云又林

左相句皆謬之甚者而張氏刻本錄之殆誤僅細

高都護驄馬行　此子美少壯時作無一句不精悍

按此條是漁洋評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西樵云此作不爲完美之篇五

句方知二字與曠士二句不相叶末八句四敘不相續

中間一段則誠奇語耳　泰山五字是憑高奇句

按此評愚所見本是西樵筆也上無西樵云三字今以張刻屬漁洋評而有西樵云三字即此一條推之則外間所傳西樵評本託名漁洋不為無因耳蓋漁洋早年學詩於其兄有手錄西樵語後遂誤傳為漁洋評耶第張刻此卷自識謂未覩其全則又非外間所傳以西樵評溷入之本矣足見藝林多傳新城王氏評本眞贋雜淆久矣愚此卷附記之裨益良非淺也○愚所見漁洋評本此篇評云與高適薛據三篇氣魄眞勁敵此評勝此遠矣其僞妄何待辨○此詩但以高薛相擬尙未為極至也已勝西樵之評遠矣

西樵語本不必與辨然海鹽張氏既刻入帶經詩話卷中誠恐有誤信者豈可嘿而息乎其謂此篇非完美之作而但賞中段之奇若果通篇非完美而結處八句又四截不相屬則豈可專賞其中間奇句此非以目皮相者乎第五句方知二字提起正與仰穿始出一氣銜接其上句自非二字先用反說亦正與此第五句以下相應也乃謂之不相叶可乎末八句筆筆正鋒何以謂之不相續豈欲於八句內用虛活字連系方謂之相續乎此是三家村習八股者語耳

醉時歌　相如二句可刪　結似律不甚健

按此却是漁洋評而實謬誤相如子雲一聯在高歌
一聯下以伸其氣乃覺高歌二句倍有力也此猶之
謝元暉新亭渚別范雲詩廣平茂陵一聯必借用古
事以見兩人心事之實迹也漁洋乃於元暉詩亦欲
刪去廣平一聯以爲超逸正與評杜詩此二句之應
刪其謬同也愚嘗謂空同滄溟以格調論詩而漁洋
變其說曰神韻神韻者格調之別名耳漁洋意中蓋
純以脫化超逸爲主而不知古作者各有實際豈容
一概相量乎至此篇末生前相遇且銜盃一句必如
此乃健而何以反云似律不健耶且此句並不似律

試合上一句讀之若上句第二字仄起而此收句坐前前字平聲則似平與律相近也今上句不須須字亦是平聲而此收句第二字又用平聲則正與律不相似矣何以云似律乎況卽使上句第二字用仄起此收句第二字用平亦必古詩內有音節通到不得不然而後以似律之句結之亦必不可云結似律也況又上下句第二字皆平卬先生獨不讀杜公人日寄高常侍之七言古詩乎故瑟至今悲帝子戍裙何處覓王門文章曹植波瀾闊服食劉安德業尊長笛誰能亂愁思昭州詞翰與招魂此結段一連六句平

仄粘連覺與律詩無別而更覺其古也漁洋先生乃必篇篇結句皆以下三字純用平聲爲正調乎○此篇結六句先生早賦歸去來一句既以第六字用仄矣儒術於我何有哉句又於第六字用仄所以此下相間以二句之下三字皆平也此二句下三字皆平所以不能即結住者一連二句之平仄平與一連二句之平平平正相齊押住則其勢必不可即作結句矣而此下結句若又用三平之調則又是直縱不收之音節矣所以必用二四六相諧之調作一句結乃可以結住也此乃音節正變相乘一定之理而漁洋

轉以爲似桙此誠何說哉

麗人行　意在言外三百篇之致也

按此評不謬然是西樵評

渼陂行　末本漢武秋風辭妙在絶不相似古人之善

學如此

按此是漁洋評

渼陂西南臺錯磨終南翠一句　刻畫

按此是漁洋評

示從孫濟　所來爲宗族二句　笑柄

按此是漁洋評其意以超逸語爲古雅故見此等句

若近質率者輒笑之其實論詩不應如此

杪苑行　結末喻

按此亦漁洋評不知其意欲如何收束此結句正不

當深求也

戲簡鄭廣文兼呈蘇司業　偶爾妙諧便成故實

按此漁洋評

天育驃騎歌　畫出神駿　結處云無限感慨一句盡

之

按此西樵評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賞其生造　結處云忽然

生色

按此西樵評亦皆不知詩者之語

哀王孫　此等自是老杜獨絕他人一字不能道矣

按此西樵評

哀江頭　亂離事只敘得兩句淸潤以下以唱歎出之

筆力高不可攀樂天長恨歌便覺相去萬里　即兩

句亦是唱歎不是實敘

按此西樵評所說皆合但不必以長恨歌相較量耳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其一　開懷無愧辭　語似陶　其

三玉繩迥斷絕　言殿宇之高玉繩亦為戲蔽而斷

絶也

按此皆西樵評然予見漁洋評本其一撞鐘齋及茲

評云拙句此則亦猶西樵評其二文義難通云云也

其三夜深殿突兀二句評云三四果是名句然則漁

洋之讀杜如此等亦皆未造其至者

喜晴　久旱雨亦好旣雨晴亦佳皆是人胸臆語公先

探而出之耳

按此西樵評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杜史晨征愁　趁韻

後漢更列帝　唐雖遭亂然非滅而更興不得以後漢

爲比

按此二條漁洋西樵評本皆無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禦判官　結弱

按此西樵評

晦日尋崔戢李封　上古葛天民四句　得此一段生色

按此西樵評

徒步歸行　平正迺達句嫌淺易

按此西樵評具八股先生語

玉華宮　後亦警末竟刪四句更警

按西樵評其謬至此

前出塞　九首是一首

按西樵評此亦時文先生語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計疏疑翰墨一聯　西樵嗟賞此二語每三復之

按此在予所見本是西樵評而張刻有西樵云云是則漁洋評本實有述西樵語者無怪二本之偶有同異也蓋漁洋每喜舉兄說耳苟非大乖謬者並存何害

鄭駙馬宅宴洞中　此詩過苦無甚趣味　秦樓句謔

語也

按此西樵謬評

李監宅　意頗諷之　三四句俗

按此亦西樵評

假山　無味

按漁洋評云可删

暫如臨邑至㟉山湖亭懷李員外　語亦不佳

按此西樵評

已上入茅齋　岱宗夫如何夫字及此詩可以學皆是

少陵句法

按此是西樵謬評然亦即錄漁洋評者誤人之正恐新城詩學於岱宗句竟未之解耳岱宗夫如何五字是杜公出神之筆如何二字虛夫字實從來皆誤解也此一夫字實指岱宗言之即下七句全在此一夫字內盖少陵縱目遍齊魯二大邦而其青未了所以不得不仰歎之此夫字猶言不圖爲樂之至於斯斯字神理乃將造化神秀盪胸層雲諸句皆攝入此一夫字內神光直叩眞宰矣豈得以虛活字妄擬之乎

房兵曹胡馬落筆有一瞬千里之勢　批峻字今人以爲怪矣

按此亦西樵語夫誰以爲怪哉蓋先生自以爲怪乎

畫鷹　西樵云命意精警句句不脫畫字

按此西樵語而張刻有西樵云三字則是漁洋述之也爾日未嘗闢新城王氏專以制義得名也何以八股氣味深入至此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　利涉句太遠無涉

按此亦西樵語

過宋員外舊莊　五六句感慨跌宕無所不包

按此亦西樵語

夜宴左氏莊　起甚有風趣　結遠

按此西樵語

送裴二虬尉永嘉　平

按此評未見

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紅綻雨肥梅俗句

按此則是漁洋評也漁洋以超逸立格故應戒人看

白香山詩也

得家書　此等事作一排律自不能盡意

按此西樵謬說

行次昭陵　玉衣一聯言神靈如在也

按此西樵評

端午日賜衣　何大復極贊此吾所不知

按此評未見

送李校書　老鴈句比也

此亦西樵

洗兵行　此杜集七古中極整麗可法者

亦西樵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又一體

亦西樵

貽阮隱居　結說盡

亦西樵

遣興五首　逢

亦西樵

鳳凰臺　似孟郊

亦西樵

劒門　高覷見蜀王句抹王字　王平聲

按此亦西樵謬語試問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

王字亦是平聲乎

戲爲雙松圖歌　起處便老放　葉裏松子句　看此

老筆底畫意

亦皆西樵

光祿坂行　暝色句不如暝色帶遠客

亦西樵

陳拾遺故宅　聖賢日月太過

此亦西樵誤也所貴者聖賢聖賢二字正用陳拾遺詩也陳伯玉懷古詩賢聖幾凋枯此類慨慕古聖賢語拾遺詩多有之若以聖賢指陳拾遺則誤也至於日月二字承上句揚馬言之亦豈可泥耶

亦西樵

謁文公上方　庭前猛虎謂石也

亦西樵

山寺　老杜頻用樹羽字皆未妥

亦西樵

桃竹杖引　酷似太白

亦西樵誤也益以間用長句遂妄謂似太白不特不

識杜亦不識李矣

冬狩行　有鳥名鸜鵒三句　比也

亦西樵謬語不知何比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起處全是樂府意

亦西樵

八哀詩　八哀詩本非集中高作世多稱之不敢議者

皆揣骨聽聲者耳其中累句須痛刊之方善石林葉

氏之言其識勝崔德符多矣余居易錄中詳之

按此則漁洋評也今以漁洋諸條詳列於此

漁洋詩話云杜八哀詩最冗雜不成章亦多啽囈語而古今稱之不可解也

居易錄一條云杜八哀詩鈍滯冗長絕少翦裁而前輩多推之崔鷃至謂可表裏雅頌過矣試摘其累句如汝陽王云愛其謹潔極上又回翠麝天笑不爲新手自與金銀匣唯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李邕云眄睞皆已虛跋涉曾不泥衆歸賙給美擺落多藏穢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蘇源明云秘書茂松意溟漲本末淺文苑英華本與亦不可曉鄭虔云地崇士大夫況乃氣淸爽

方朔諧太枉寡鶴誤一響張九齡云骨驚畏曩哲鬒變負人境諷詠在務屏用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未鉄隻字警云云率不可曉披沙揀金在慧眼自能辨之未可為羣瞽語白黑也又一條云子嘗議子美八哀詩後村詩話先已言之曰如鄭虔之類每篇多蕪詞累句或為前輩殊欠條暢不如飲中八仙之警策蓋八仙歌每人止三兩句八哀詩或累押二三十韻以此知繁不如簡大手筆亦然又云八哀詩崔德符以為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韓子蒼謂其筆力變化與太史公諸贊方駕惟

葉石林謂長篇最難魏晉已前不過十韻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傾倒爲工此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不敢議其病蓋傷於多如李北海蘇源明篇中多累句刪去其半方善石林之論累句之病爲長篇者不可不知右皆確論與予意脗合并錄予舊抄漁洋評本於後

八哀詩自是鉅篇顧多鈍拙不可曉何也

贈司空王公思禮　物不隔三字抹　九曲四句密圈　自有適三字抹　爽氣句密圈

故司徒李公光弼　零落句密圈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不知萬乘出四句密圈
　終相并三字抹　多冗長之句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　虬鬚二句密圈　愛其
謹潔極句抹　上又回句抹　不爲新三字抹　聖
聰句抹　匪惟帝二句抹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追二句密圈　森然句密
圈　多藏穢三字抹　竟掩句却未抹張刻此句全
抹評云不倫以予所見此是西樵評此所云不倫者
又與漁洋所摘累句之說不同　危脆二字抹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秘書茂松色句抹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氣精爽三字抹　太在二字抹　寡鶴句抹　百年二句密圈

故右僕射相國曲江張公九齡　詩罷地有餘二句密圈　用才句抹　翠蟠二字抹　未闕句抹

按漁洋以此八詩爲鉅篇原自與前人贊賞畧同其所摘累句則漁洋於詩以妙悟超逸爲至與杜之陰陽雲帥利鈍並用者本不可同語也愚於八哀詩附記卷中偶亦及此今舉其一條云汝陽王璡篇中專叙射雁一事史遷法也上又迴翠麟乃掮入之筆若無此句則扣馬諫獵諸句皆無根矣此種健筆豈得

以漁洋之評議之其餘漁洋所摘累句又或以爲啽囈難曉若然則三百篇變雅中亦頗多似後人不可曉之句矣善論詩者豈可如此且如金銀二字以令日俗眼視之似是俗字乎然而不貪夜識金銀氣又何嘗非金銀二字連用亦將以爲累句乎如以漁洋所抹累句若紅綻雨肥梅與上句綠垂風折筍等耳綠不聞其俗而紅獨俗乎筍不聞其俗而梅獨俗乎垂不聞其俗而綻獨俗乎折不聞其俗而肥獨俗乎蓋漁洋爲詩多檡樂府中清儁之字不則年號地名亦選其清儁悅目之字如是則詩人止當用清揚婉

變之字而不當用遒條敝施之字矣說詩正不當如此也

約而言之葉石林所謂以意逆志上泝魏晉者此原是漁洋論五言詩之大旨其所鈔三昧十選皆此職志也然漁洋於六朝則鈔及庾子山廿韻之作而於唐則轉不取十韻外者何也故其於初唐亦止取短章以為近古而長篇則以為近靡又何論元白諸篇矣若杜公五言古詩長篇如北征諸作正復何減雅頌而可以長短較量乎所以就學杜言之人皆知其高古雄渾而其用鈍筆處不如其用利筆之適於諷

誦也即如苗滿空山一聯更無人理會矣觀古人墨蹟遇禿毫處則嗤爲敗筆者人皆如是耳然而杜詩初不以鈍筆見長即漁洋之毋摘杜公累句固於學杜之理非其至論而亦於評杜之妙初不相妨也杜詩固不因漁洋之摘累句而稍有損即漁洋之論詩亦豈以其摘杜累句而有損乎況愚所見漁洋評杜之眞本其所圈識尤關精微之詣愚方欲摘取漁洋圈識之句以醒學者之目又恐其近似時文八股之習是以聊因張氏此刻內八家詩評而畧具其槪於此愚豈敢以漁洋心眼印定讀杜之指歸哉

又張刻此內事絕萬手摹句正始句不要懸黃金二句皆全沬評云多不可解此則漁洋本所未沬蓋西樵亦多摘其累句又不盡出漁洋也又百年見存沒二句評云十字悲甚亦非漁洋語此皆無足詳辨者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卓氏近新寡以下西樵云忽入此一段不倫不理無端之甚　巫中右白虎二句抹　如囈語　褒王薄行跡以下　此段又不倫

按此有西樵云三字則亦漁洋述其兄語也讀杜詩何若於此等處尋閙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　君不見句　抹

亦西樵

上水遣懷　窮迫二句　眞　回斡以下回斡五字已足不必下四句鄭繼之謂此等爲杜公滯處良是

按此亦西樵評也回斡明受接一句必得伸長以下四句其氣乃足何爲轉欲省下四句乎

旱行　前王二句亦是警語　碧藻非不茂此句語勢不亮下句覺接不倫

此亦西樵語直不知詩理者此詩圓至深厚乃是以中鋒之筆出之爲此評者自不解耳

歲晏行　歲云暮矣多北風四句　袁其氣老只在參

錯中

亦西樵

題鄭縣亭子　巢邊句　比也

亦西樵

望岳　無一句與前人登華同

亦西樵

得舍弟消息二首　其一　此等皆杜之可存者不得

以其平而忽之　憐存語更悽

亦西樵也誰言平而忽之哉時文習氣至於如此

憶弟　兵在見何由　朴

亦西樵

秦州雜詩二十首　其十七　簷雨亂淋幔下三字

不成句

亦西樵謬語

蒹葭　句句太切

亦西樵可笑

有客　作聲價却有致

亦西樵

野老　片雲句　比也

亦西樵

少年行　近書所見不求語工但覺格老

亦西樵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此詩自叙處大多覺氣格亦散緩

亦西樵謬說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末句汝俱指鷗非也余謂指王判官

亦西樵此末句汝字豈有指鷗之理何須辨說

謁先主廟　包舉得大

亦西樵

偶題　此篇前半氣勢甚雄惜後半多滯語

此評予所未見不知是西樵抑是漁洋要是不知詩者語耳不特所云後半多滯是謬語也即所云起處甚雄亦是謬贊偶題一篇讀者或目為前後二截厨謬矣即以起二句似是統冐全篇而實非文家公門之起句也愚嘗與門人黑漲肖蘇論之又與欽州馮魚山論之詳具於杜詩附記卷內

秋日夔府詠懷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　未免鋪叙雜

此整贍　霧雨句自己　馨香句鄭李

此評亦未見不知是西樵是漁洋其以霧雨句為杜

自謂亦未然

洞房　洞庭宿昔諸篇俯仰盛衰自是子美絶作

此漁洋評

酬草韶州見寄　起老

亦西樵

千秋節有感　此等則李滄溟之濫觴也

亦西樵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　舟重句　遂爲詠雪

粉本

亦西樵

對雪　囊罄不宜有銀壺

此評却是西樵然漁洋亦抹銀壺二字

方綱自束髮誦詩所見杜詩古今注本已三十餘種手錄前人諸家之評及自附評語丹黃塗乙亦三十三遍矣大約注家於事實或有資以備考於詩理則概未之有聞評家本不易言在杜公地分既非後來學者所能仰窺其謬誤擅筆者固不必言矣即或出於詩家偶有所見而就其稍近者亦有二端一則或出於初誦讀時偶有未定之論一則或為學徒指點有所為而借發此皆不足以言評杜也即以近日王

漁洋標舉神韻於古作家實有會心然詩至於杜則微之系說尙不滿於遺山後人更何從而措語乎況漁洋於三唐雖通徹妙悟而其精詣實專在右丞龍標閒若於杜則尙未敢以瓣香妄擬也惟是詩理古今無二旣知詩豈有不知杜者是以漁洋評杜之本於詩理確亦得所津逮非他家輕易下筆者比矣愚幼而遊吾里黃崑圃之門得遍識漁洋手定之說旣而於朋輩借閱所稱漁洋評本者大約非西樵之評本則漁洋早年述西樵之評本其後於同里趙香祖齋得漁洋評本嘗以漁洋平日論杜語逐條細較實

是其親筆無疑昔在山東學使廨刻拙作小石帆亭著錄六卷已載此本於王氏遺書目矣海鹽張氏刻有帶經堂詩話一編於漁洋論次古今詩具得其概學者頗皆問詩學於此書而其末附有評杜一卷細審之則真贋混淆有不得不辨析者故因張刻此卷爲畧記如右若夫讀杜之法愚自有附記二十卷非可以評語盡之也

石洲詩話卷第七

大興 翁方綱

元遺山論詩三十首 丁丑三鄉作

金宣宗興定元年丁丑先生年二十八歲自貞祐三年乙亥蒙古兵入金燕都四年丙子先生自秀容避亂河南至是歲寓居三鄉在其登進士第之前四年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正體云者其發源長矣由漢魏以上推其源實從三百篇得之蓋自杜陵云別裁僞體法自儒家此後更

無有能疏鑿河源者耳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并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論詩從建安才子說起此眞詩中疏鑿手矣李太白亦云蓬萊文章建安骨韓文公亦云建安能者七此於曹劉後特舉一劉越石亦詩家一大關捩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鍾嶸評張華詩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

此首特舉晉人風格高出齊梁也非專以斥薄溫李也後章精純全失義山眞豈此之謂乎義山在晚唐

時與飛卿柯古並稱三十六體原自以綺麗名家是又不能盡以義山得杜之精微而概例之也即放翁論詩亦有溫李眞自鄶之句蓋論晚唐格調自不得不如此遺山之論前後非有異義耳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眞淳南窓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柳子厚唐之謝靈運陶淵明晉之白樂天

此章論陶詩也而注先以柳繼謝者後章謝客風容一詩具其義矣蓋陶謝體格並高出六朝而以天然閑適者歸之陶以蘊釀神秀者歸之謝此所以為初日芙蓉他家莫及也東坡謂柳在韋上意亦如此未

可以後來王漁洋謂草在柳上輒能翻此案也遺山於論杜不服元微之而於繼謝者獨推柳州四十年前愚在粵東藥洲亭上與諸門人論詩嘗有草柳詩話一卷意亦竊取於此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遺山錄金源一代之詩題曰中州集中州云者蓋斥南宋爲偏安矣虞道園嘗欲撰南州集而未果成然而推此義也適以在遺山籠罩中耳中州二字却於慷慨歌謠一首拈出所謂文之心也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論功若準平吳例

合著黃金鑄子昂

此於論唐接六代之風會最有關係可與東坡五代文章付劫灰一首並讀之於初唐獨推陳射洪識力直接杜韓突然而遺山詩集初不斤斤效阮陳作詠懷感遇之篇也豈其若李何輩冒稱復古者得以藉口邪

闢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陸蕪而潘靜語見世說

此首義與下一首論杜合觀之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璧

爭奈微之識珷玞事見元稹子美墓志

此首與上章一義排比鋪張即所云布穀瀾翻也然正須合前後章推柳繼謝之義同善會之然後知遺山之論杜並非吐棄一切之謂耳王漁洋嘗謂杜公與孟浩然不同調而能知孟詩此方是上下原流表裏一貫之旨也其實元微之所云鋪陳終始排比聲律與所謂渾涵汪茫千彙萬狀者事同一揆而漁洋顧欲刪去相如子雲一聯與其論謝詩欲刪廣平茂陵一聯者正同然則遺山雖若與元微之異說而其識力則超出漁洋遠矣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
獨恨無人作鄭箋
拈此二句非第述其詞也正以先提唱杜鵑句於上却抑華年於下乃是此篇迴復幽咽之旨也遺山當日必有神會惜未見其所述耳漁洋以釋道安當之豈其然乎遺山於初唐舉射洪於晚唐舉玉溪識力高絕知世傳唐詩鼓吹非出遺山也然而遺山云精純全失義山眞拈出精眞分際有此一語豈不可抵得一部鄭氏箋耶餘更於下卷詳之○宋初楊大年錢惟演諸人館閣之作曰西崑酬唱集其詩效溫李

體故曰西崑西崑者宋初翰苑也是宋初館閣效溫

李體乃有西崑之目而晚唐溫李時初無西崑之目

也遺山沿習此稱之誤不知始於何時耳然遺山論

詩旣知義山之精眞而又薄溫李爲新聲者葢義山

之精微自能上追杜法而其以綺麗爲體者則斥爲

新聲但以其聲言之此亦所謂言各有當爾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倒挽飯山前世間東抹西塗手

枉著書生待魯連

此妙於借指李詩以論杜詩可作李杜二家定論與

義山李杜操持一首正相發也與前章斥元微之意

同其不以鬼怪目玉川意亦如此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磨雖苦果何心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濩音水樂次山事又其欵乃曲云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

此皆絃外之旨亦須善會之猶夫排比鋪陳一章非必吐棄一切之謂也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韓門諸家不斥賈而斥孟亦與東坡意同不論及李長吉者遺山心眼抑自有屬矣昔杜樊川爲李長吉詩序曰若使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未知遺山意中

分際如何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朱絃一拂遺音在却是當年寂寞心

柳詩繼謝之注至此發之以白繼陶以柳繼謝與漁洋以章繼陶不同蓋漁洋不喜白詩耳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纔動萬波隨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却是誰

遺山寄慨身世屢致滄海橫流之感而於論蘇黃發之賓泉述書賦論褚河南正是此意不知者以爲不滿褚書也

讀至此首之論蘇詩乃知遺山之力爭上游非語言
筆墨所能盡傳者矣
金人洪鑪不厭頻精眞那計受纖塵蘇門果有忠臣在
肯放坡詩百態新
此章收足論蘇詩之旨卽蘇詩始知眞放本精微也
百態新者卽前章更出奇也蘇門忠臣云者非遺山
以繼蘇自命也又非指秦鼂諸君子也
百年纔覺古風迴元祐諸人次第來諱學金陵猶有說
竟將何罪廢歐梅
此迴字卽坡公詩昇平格力未全迴之迴字是遺山

力爭上游處也亦何嘗有人諱學金陵亦何嘗有人

欲廢歐梅觀此可以得文章風會氣脉矣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眞論詩寧下涪翁拜

未作江西社裏人

唐之李義山宋之黃涪翁皆杜法也先生撮在此一

首中眞得其精微矣放翁道園皆未嘗有此等議論

即使不讀遺山詩集已自可以獨有千古矣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

可憐無補費精神

前首並非不滿西江社也此首亦並非斥陳後山也

此皆力爭上游之語讀者勿誤會可
王介甫唐百家詩所錄多非大篇故後人多疑之者
遺山詩陶謝風流到百家半山老眼淨無花北人不
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葢遺山之意謂半山多
取近古之作不必多取其大篇歟後二句葢指後人
有議論半山此選者今未詳其事不能確定曾郎爲
誰也昔在館下紀曉嵐與陸耳山同凡校遺山集予
未得檢視其籤處也後一日進署在直廬閒話曉嵐
語予曰遺山詩首句一本作王謝風流或謂王字是
三之訛然乎予曰自是陶謝不聞作王謝也及到館

下未暇覆檢曉嵐所校是某家藏本顧有此異耶曉嵐又謂曾郎當是茶山子亦以無實徵未敢定耳遺山集訖無精校之本明宏治戊午沁州李翰刻儲巏家藏本前有李治徐世隆二序後有王鶚杜仁傑二跋末有附録一卷今所行無錫華氏刻本即此本重刻無後二跋其中訛字極多須訪得宏治沁州原刻本校正之此前更不聞古刻本耳若能校勘重刻以拙撰先生年譜附後又凌仲子亦嘗撰先生年譜其手稿亦在子儀可併採録也

凡三十首附說者十八首

石洲詩話卷第八

大興　翁方綱

王文簡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五首漁洋詩話余往在如皋馬上成論詩絕句從子淨名作注

此詩作於康熙元年壬寅之秋先生年二十九歲與遺山之作皆在少壯然二先生一生識力皆具於此未可僅以少作目之

今所行精華錄僅存三十二首其謂從子某作注者或即先生自注猶夫精華錄或云託名門人手也

巾角彈棊妙五官搔頭傅粉對邯鄲風流濁世佳公子

復有才名壓建安

論詩從建安說起此二先生所同也然漁洋則未加品隲也此即所謂不著一字之旨先生說詩每如此

青蓮才筆九州橫六代淫哇總廢聲白紵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謝宣城

桂席名山都未逢潯陽喜見香爐峯高情合受維摩詰浣筆爲圖寫孟公右丞愛襄陽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之句因爲寫吟詩圖

或謂此詩只敘其事而無論說何也予曰先生分甘餘話一條云或問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答云太白詩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高望明月空憶謝

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去楓葉落

紛紛襄陽詩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

始見香爐峯常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不可見

日暮空聞鐘詩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無迹

可求所謂逸品是也此前一首借太白懷小謝說意

亦如此其前五字淸晨登隴首一篇更不消詮釋耳

杜心　箋傳太紛挐虞趙諸賢盡守株若爲南華求向郭

前惟山谷後錢盧

此首則出議論矣論杜而及於注家論注杜而所斥

者虞趙所主者錢盧乎虞伯生注之出於託名夫人

而知之矣何不云魯訔黃鶴諸家耶山谷大雅堂記

自是高識然不能與後人注杜者並論也盧氏杜詩

胥鈔其書不甚行於世人罕知者昔予在粵東啎書

州李南磵語及此南磵致書盧氏屬其家以初印本

見贈始知其非定本此蓋漁洋傅會其鄉人之詞不

可爲據也杜詩千古詩家風會所關豈可隨所見以

傅會之

風懷澄澹推韋柳佳處多從五字求解識無聲弦指妙

柳州那得並蘇州

許彥周詩話東坡云柳子厚詩在陶彭澤下韋蘇州

上先生分甘餘話東坡此言誤矣予更其語曰韋詩在陶彭澤下柳柳州上按弇州藝苑巵言曰韋左司平澹古雅柳州刻削雖工去之稍遠此論與漁洋相似然而遺山論詩絕句自注曰柳子厚唐之謝靈運陶淵明晉之白樂天此實上下古今之定品也其不以柳與陶並言而言其繼謝不以陶與韋並言而言其似白者蓋陶與白皆蕭散閒適之品謝與柳皆蘊釀神秀之品也漁洋先生不喜白詩故獨取韋以繼陶也獨取韋以繼陶則竟云陶韋可矣奚其必取柳以居陶韋之次乎且以漁洋之意推之則有孟浩然

祖詠一輩人皆可以繼陶者矣必其及柳乎則必曰
但取中唐時人不得不以柳並言耳是則因言陶韋
而及之猶若局於東坡之論矣夫東坡之言陶柳韋
也以詩品定之也非專以襟抱閒曠定之也若專以
襟抱閒曠定之則以陶韋並稱足矣不必系以柳矣
若以詩論則詩教溫柔敦厚之旨自必以理味事境
為節制即使以神興空曠為至亦必於實際出之也
風人最初為送別之祖其曰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必
衷之以秉心塞淵淑慎其身也雅什至東山曰零雨
其濛我心西悲亦必實之以鸛鳴於垤有敦瓜苦也

況至唐右丞少陵事境益實理味益至後有作者豈

得復空舉弦外之音以爲高挹羣言者乎漁洋生於

李何一輩冒襲僞體之後欲以沖淡矯之此亦勢所

不得不然而究以詩家上下原委核其實際則斷以

遺山之論爲定耳

廣大居然太傅宜沙中金屑苦難披詩名流播雞林遠

獨愧文章替左司敢有文章替左司白公刺蘇州時詩也

先生不喜白詩故特借白詩此句以韋左司超出白

詩上也前韋固以韋在柳上此則以五言古詩類及

之猶爲有說也若以韋在白上則儗不於倫也白詩

所云敢有文章替左司是因守蘇州而云爾豈其關涉詩品耶白公之爲廣大教化主實其詩合賦比興之全體合風雅頌之諸體他家所不能奄有也若以漁洋論詩之例例之則所謂廣大教化主者直是寵細雅俗之不擇泥沙瓦礫之不揀耳依此以披沙得金則何金屑之有殺竟皆目爲沙焉而已未知先生意中所謂金屑者何等金何等屑也若以白詩論之則無論昆田麗水皆金也卽一切恒河沙皆得化爲金也若以漁洋之揀金則宋人刻玉以爲楮葉必如此而後爲楮葉則凡花草之得有葉者鮮矣明朝李

何以訖王李皆僞詩也漁洋先生豈惟於滄溟不免周旋鄉人抑且於宏治七子沿襲信陽北地之遺是以神韻爲即格調之改稱自必覺白公詩皆粗俗膚淺矣故以維摩一瓣香屬之錢劉而以文章替左司之語原出於白詩只作引逝究似不著議論者轉使人作看不覺其有意貶斥白詩之痕迹耳

獺祭曾驚博奧殫一篇錦瑟解人難千年毛鄭功臣在獨有彌天釋道安（琴川釋道源字石林）

所謂彌天釋道安者借世說之釋道安以指明末琴川釋道源也道源之注朱長孺雖畧採取之何足當

毛鄭功臣之目乎且錦瑟一篇遺山論詩絶句已有之遺山詩曰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此二句雖括舉義山原句而義已明白矣錦瑟本是五十絃其絃五十其柱如之故曰一絃一柱也此義山迴復幽咽之旨在既破作二十五絃之後而追説未破之初無端二字從空頓挫而出言此瑟若本是二十五絃則此恨無須追訴耳無奈其本是五十絃誰令其未破之先本自完全哉無端者若訴若怪此善言幽怨者正以其未破之時不應當初完全致令破作二十五絃而懊惜也所謂歡聚者乃正是結此悲

怨之根耳五六句珠以月明而巳先含淚玉以日暖而巳自含烟所以末二句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巳惘然不待今巳破而後感傷也其情種全在當初未破時耳以此迴抱三四句之曉夢蝴蝶春心杜鵑乃得通體神理一片所以遺山敘此二句以杜鵑之託說在前而以華年之怨收在後大旨了然矣何庸復覓鄭箋乎漁洋此詩先以獺祭之博奧則似以藻麗爲主又歸於琴川僧之注則於虛實皆無所據故雖同以錦瑟篇作論詩絕句而其與遺山相較去之千里矣

涪翁掉臂自清新未許傳衣躡後塵却笑兒孫媚初祖強將配食杜陵人山谷詩得未曾有宋人強以擬杜反來後世彈射要皆非文節知己

先生鈔七言詩凡例云山谷雖脫胎於杜顧其天姿之高筆力之雄自闢門庭宋人作西江宗派圖以配食子美要亦非山谷意也按此凡例數語自是平心之論其實山谷學杜得其微意非貌杜也即或後人以配食杜陵亦奚不可而此詩以為未許傳衣則專以清新目黃詩又與所作七言詩凡例之旨不合矣遺山云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此不以山谷置西江派圖中論之也漁洋云却笑兒孫媚初

祖強將配食杜陵人此專以山谷當西江派圖中論之也山谷是西江派之祖又何待言然而因其作西江派之祖即不許其繼杜則非也吾故曰遺山詩初非斥薄西江派也正以其在論杜一首中與義山並推其繼杜則即不作一方之音限之可矣此不斥薄西江派愈見山谷之超然上接杜公耳近日如朱竹垞論詩頗不愜於山谷惟漁洋極推山谷似是山谷知己矣而此章却又必拘拘置之西江派不許其嗣杜揆之遺山論詩孰爲知山谷者明眼人必當辨之先生他日讀黄詩絶句又曰一代高名孰主賓中天

坡谷兩嶙峋瓣香只下涪翁拜宗派江西第幾人此首則竟套襲遺山論詩絶句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之句謂愚從來不敢效近人騰口於漁洋先生然讀至此詩則先生竟隨口讀過不能知遺山詩之意矣遺山寧字有鋒不能到也其上句云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眞有一杜子美在其上又有一李義山在其上然後此句寧字只以一半許山谷而已超出所謂西江派方隅之見矣只此一箇寧字其心眼並不斥薄西江派而其尊重山谷之意與其置山谷於子美義山之後之意層層剔到而

而具足有此一嶂字乃得上二句學杜之難與學韓
山之尖真更加透徹也若漁洋此作云瓣香只下涪
翁拜換其論詩二字曰瓣香則真不解也夫遺山諸
絕句皆論詩也何以此處忽出論詩二字乎所以漁
洋先生以瓣香二字換之換其意似以爲瓣香二字
近雅而論詩二字近於通套乎誰知遺山此句論詩
二字方見意匠恰正對其下一句言之彼但以西江
派目山谷者特以一方之音限之非通徹上下原流
者也若以論詩之脈而不以方隅之見限之乃能下
涪翁之拜知是子美門庭中人耳此其位置古人分

際銖兩不差眞善於立言者也若云辦香吾不知漁洋之意果其欲專學山谷詩乎先生固未嘗專學山谷詩也然卽使欲專學山谷則其意以只字特見推崇山谷矣乃其下接句却又不然乃曰宗派江西第幾人此又實不可解夫山谷是西江派圖中之第一人也所以云兒孫媚初祖先生固明知其爲西江派之初祖也何以此處又佯問曰是西江派第幾人不知其意欲顯其高出西江諸人乎抑欲較量其與西江諸人之等級乎實則不過隨手套襲遺山之句調而改換其社裏人爲第幾人是則近今鄉塾秀才套

點綴卷之手段耳正與其涪溪碑七言古詩襲用山谷琅玕詞三字朱滯相同而更加語病矣愚從來竊見近日言詩者薄視漁洋心竊以爲未然今日因附說論詩絕句至此而不能默也

鐵崖樂府氣淋漓淵穎歌行格儘奇耳食紛紛說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

此首意若偏嗜吳立夫者又不解末句宋元詩宋何指也七言凡例亦謂淵穎勝廉夫此在漁洋幼讀吳立夫詩故云爾然吳立夫詩頗帶麁獷之氣先生遽以厠諸遺山道園七古之後似未稱也

李杜光芒萬丈長昌黎石鼓氣堂堂吳萊蘇軾登廊廡
緩步空同獨擅場

此首今精華錄所删然全集有之恐讀者惑之不可
不辨也既以韓石鼓歌接李杜光燄顧何以吳立夫
繼之且以吳君蘇前可乎且以李空同繼之可乎此
則必不可以示後學者矣

藐姑神人何大復致兼南雅更王風論交獨直江西獄
不獨文場角兩雄

此以下十四首皆論明朝詩而其間讚美李何若几
數首此一首贊何大復亦太過其云王風亦不可解

豈以十五國風中王國之風近於雅邪不思黍離降爲國風正以其不能列於雅耳而中谷大車諸篇豈能超出干旄淇澳諸篇上乎若以詩三百篇比喻明詩則愚竊謂唐宋已來皆眞詩惟至明人始向僞體至李何一輩出而眞詩亡矣則或以詩亡喻李何庶幾其可乎揆先生之意抑又未必如此而妄云王風又以藐姑射之神人推何大復何異塗抹粉黛以爲仙姿者乎

正德何如天寶年寇侵三輔血成川鄭公變雅非關杜聽直應須辨古賢

鄭善夫固不可云學杜然亦不得云變雅也末七字
能直似非漁洋先生之詩
十載鈐山水雪情青詞自媚可憐生彥回不作中書死
更遣匆匆唱渭城
惟此一首娬約有致罵嚴嵩有味又不落迹此即所
謂羚羊挂角之妙也但以思意如嚴嵩者縱使其能
詩亦不宜得措一詞以罵之若果通加選輯明詩諸
家所及之或可云不以人廢言耳今於上下古今作
論詩絕句乃有論嚴嵩一首耶
中州何李並登壇弘治文流競北肩誰識蘇門高吏部

嘯臺鸞鳳獨逌然

此首抑揚之間歸重在高蘇門大指不謬獨不應以中州登壇推許何李耳

文章煙月語原卑一見空同迥自奇天馬行空脫羈靮更憐譚藝是吾師

漁洋有徐高二家詩鈔此二首評高徐皆當矣此首論徐而推重空同亦是實事如此非前首論高而先推何李者比也二家究以高在徐上徐詩不必皆真而其古淡究在李何上第以徐廸功直接古之作者則實不敢附和不過較空同爲近正耳

漁洋有題徐迪功集詩其首句今刊本云昭代嬋娟子昔在館下披其集至此紀曉嵐云昭字應是徃字之誤予無以應之其後予視學山東得見漁洋此詩手草首句云絕代嬋娟子乃豁然明白葢因其紙搭左糸旁僅有一二橫覩者誤以爲日旁右色下半不明白誤以爲召字遂誤刊作昭代所關匪淺亟致書曉嵐俾改正之附記於此

迪功談藝錄二千餘言實則菁英可採者數語而已迪功少負儁才及見空同然後一意師古惜空同專以模仿爲能事以其能事貺其良友故以如此天挺

之清奇以如此能收之毅力而所造僅僅如此亦其時爲之耳顧空同爲之序曰守而未化蹊逕存焉豈空同果能化歟夫廸功所少者非化也眞也眞則積久能化矣未有不眞而可言詩者漁洋論詩所少者亦正在眞字

廸功五集內未嘗無造詣處今讀廸功集自必以其師古者爲正矣然如朱竹垞録其效何遜之作云簾櫳秋未晚花霧夕偏佳暗牖通新燭虛堂聞落釵淅淅鳥驚樹明明月墮懷相思不可見蘭生故繞階第四句竹垞作響落釵然原本是聞字也聞字實不可

易以音節言對上句通字似乎可仄然此此處用仄則上四句純平諧調矣下四句之淅淅奚為而變仄藺生奚為而變平耶惟其上四句之諧調至第四句第三字忽以聞字變平咽住所以後四句移宮換羽乃天然節拍耳卽以詩理論此通篇敘景至第七句乃露情事則第四句必作聞字方與不可見相為環合也若作響則是僅取字勢似乎陡健字音似乎鏘脆而不知其於詩理全失之矣漁洋先生最善講音節不知曾見竹垞所錄通功詩之本誤作響否故又附說於此

濟南文獻百年稀白雪樓空宿草非未及何晉有邊習猶傳林雨忽霑衣

邊仲子詩稿手蹟予嘗見之前有徐東癡手題數行漁洋以紅筆題其卷端其詩皆漁洋紅筆圈點或偶改一二字此句野風欲落帽疎雨忽沾衣實是疎字漁洋紅筆壓改林字蓋以林與野相對也不知此野字原不必定以林爲對自以疎爲是改林則滯矣漁洋竟有偶失檢處

凡三十五首附說者十六首

跋

石洲詩話八卷大興翁覃谿先生視學粵東與學侶論詩所條記也前五卷草稿久已失去葉雲素農部忽於都中書肆購得之持歸求先生作跋先生因命人鈔存又增評杜一卷及附說元遺山王漁洋論詩絕句兩卷共成八卷會先生門人襄平蔣公來督兩粵因寄至節署屬為開雕公命維屏董校勘之役維屏既以詩辱知於先生憶丁卯戊辰寓京師每清曉過蘇齋先生輒為論古人詩源流異同亹亹不倦一日詢及是編徧檢弗獲不意是書失去遲之又久復還而維屏於七千里外

乃得取而細讀之且距先生視學時已四十餘年矣今展卷坐對不啻追侍杖履於古榕曜石間文字之緣抑何幸而愜也至先生聞見之博考訂之精用心之勤持論之正是編特全鼎之一臠耳比年同人築雲泉山館於白雲蒲澗之麓先生作雲泉詩見寄適是書剞劂甫竣而雲泉詩亦已上石此又之一重翰墨緣因連綴及之

嘉慶二十年四月八日番禺後學張維屏謹跋